

民国风云秘录丛书
MIN GUO FENG YUN MI LU CONG SHU

MGFYMLCS

一寸山河一腔血
一丛秘史一卷书

大汉奸传奇

大日本關東軍司令官 本庄 繁

昭和六年閏八月十九日

日本軍司
 為布告事照得昭和六年
 隊在瀋陽西北側北大營
 被開始對敵行動自甘
 歸屬敵方有即帶歸北
 之
 非
 純
 之
 測和者
 本職職員復獲密之
 夫處置無敵所
 已切切實示
 出疑供述
 加重聲明此佈

民國東北軍防軍之一
 其勢日本軍子備軍

無所
 出
 出



风云人物，尽述人所不知，补充人全不知，匡正人所错知。

多少是非曲直，几度大悲大喜，现代中国转轨给我们一页页

凝重而冷峻的历史篇章。

《民国风云秘录丛书》

大汉奸传奇

于文编

团结出版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号

D1622/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汉奸传奇/于文编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1994. 8

(民国风云秘录丛书)

ISBN 7-80061-984-2

I. 大… I. 于… II. 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
时期 N. K82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05466 号

责任编辑: 于 归 版式设计: 李 莉

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河北〇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0.5 字数 270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9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编 汪伪幽庭巨奸像

汪精卫秘密逃离重庆…………… (1)

- 汪精卫：一定要等我到了河内，日本政府才能发表支持我的声明
- 曾仲鸣：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
- 戴笠：岂敢，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
- 孔祥熙：日本作梦也想主宰亚洲
- 蒋介石：日本越打越威风哩
- 陈璧君：是不是老蒋派他监视我们来了
- 周至柔：你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

汪精卫与几个情投女子…………… (18)

- 陈璧君情有独钟
- 方声洞妹妹轻启心扉
- 从容作楚囚，私下订婚约
- 新婚之时，旧情未断
- 有情人巴黎重逢诉衷肠
- 短暂相聚，命运捉弄人
- 悍妻发威，情人受辱
- 移情别恋情人化身
- 充当汉奸，收纳情妇

●曲终人散长斋念佛

陈公博亡命日本 (31)

- 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宣告汪伪政权解体
- 日本政府实施“东山方案”
- 狼狈潜逃日本
- 给何应钦的一封信石沉大海
- 引渡回国受审
- 末日来临时的一首哀鸣曲

陈公博受审纪实 (39)

- 狱中每日伏案疾书“辩诉书”、“自白书”
- 陈氏“十大罪状”
- 拒绝上诉
- 在苏州被枪决

周佛海浮沉录 (44)

- “低调俱乐部”——“和运”——汪伪政府
- 独揽大权，集财政、金融、警察、人事、外交诸权于一身
- 和“公馆派”、“改组派”的明争暗斗
- 买通日本侍女，毒死李士群
- 日本实力人物影佐、川本是其靠山
- 勾结重庆，秋波暗送
- 主张用人要疑、疑人要用
- 太平洋战争和周佛海的应变术
- 周佛海、陈公博兵戎相见，日本人出面调停
- 被判死刑，夫人使出杀手锏
- 减为无期，病死老虎桥

陈璧君被囚终身 (98)

- 末日来临,急于向重庆输诚
- 军统设计,入圈套羊城被捕
- 押解南京,看守所大发淫威
- 法庭顽抗,汉奸罪监禁终身
- 沪上服刑,人民政府积极改造教育
- 顽石为开,并发病病殁狱中

汪伪政权的吹鼓手林柏生 (123)

- 岭南大学一名激进“左”派学生
- 出任日伪中央宣传部长
- 就任安徽省长的一幕丑剧
- 身为保安司令,却指挥不动一兵一卒
- 设下最后骗局,逃之夭夭
- 引渡回国,被处死刑

汪伪“文胆”胡兰成传奇 (130)

- 汪精卫门下“十二金钗”之一
- 频唱异调,得罪主子
- 争夺肥缺,胡李内讧
- “看我一介书生也不是好惹的”
- 脱离汪伪,独树一帜
- 武汉独立梦仅有 13 天
- 偷渡日本,执教台北
- 逐出台湾,客死东京

文人汉奸周作人的“历史谜案” (142)

- 抗战爆发后滞留北平,拟以“卖文为生”

- 参加“更生中国文化建设会”，全国震惊
- 年迈的陈独秀动怒了
- 元旦被刺之谜
- 堕落的人生轨迹
- 著文美化汉奸政权，宣传“东亚共荣”
- 1946年11月16日，首都高等法院以“共同通谋敌国，
因谋反抗本国”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4年，剥夺公权10
年，后改判有期徒刑10年
- 要翻秦桧的案

梁鸿志受惩实录…………… (151)

- “安福系”骨干分子
- 维新政府成为令世人耻笑的“饭店政府”
- “孟光轧饼头梁鸿志短，宋江打败仗吴用消威”
- 孔祥熙的信也救不了他的命
- 刑场写遗言
- 临刑前和检察官握手遭拒绝

上海“特别市长”傅筱庵之死…………… (158)

- “惊人消息，傅筱庵今晨被杀”
- 遭蒋通缉，逃大连意外收健仆
- 黄郛说情，卷土重返上海滩
- 找靠山，投向日本人怀抱
- 当傀儡，“骑上虎背，由不得自己做主”
- 蒋介石拍案大骂：傅筱庵欺人太甚！两农，先把这只狗
给我宰了
- 忠心仆人大义杀主

大汉奸陈策被暗杀前后…………… (180)

- 沟通联络南北敌伪组织的南北总长
- 除夕夜陈策登鬼录
- 刺杀起因竟是上海区军统特务的内讧
- 将计就计,杀手虎口脱险

第二编 沙场叛将“封神榜”

“东方佛朗哥”李福和覆灭揭秘…………… (193)

- 胁迫部属 5000 余众公开投敌,成为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第一个投敌的将级军官
- 李福和叔侄叛逆,东京电台向全世界频繁广播,大肆张扬
- 徐靖远、黄宇宙忍辱谋贼
- 陈赓派敌工股长张宏义虎穴相助,共谋起义
- 密谋已久的“东方佛朗哥”政府
- 巧设埋伏,李福和和日本长谷川少将、植田大佐等当场被击毙

一拉就落水的张岚峰…………… (201)

- “抗日自卫军副司令”也曾怕落下汉奸恶名
- 劝降信一劝即降
- 招兵买马,扩充势力
- 与汪精卫汉奸集团合流
- 死心塌地附逆
- 被解放军俘虏,病死狱中

孙殿英汤阴被俘纪实…………… (211)

- 名扬中外的东陵大盗
- “我老孙一生几落几起，这是天不天我”
- 在赌场上堪称不败将军，押“宝”从无失误，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介武夫
- “妈他个蒋光头，再不给他当炮灰了！”孙殿英最终缴械投降
- 混世魔王生命垂危之际发出忏悔

孙良诚投敌及其下场…………… (222)

- 华北著名伪军头目
- 原系西北军一员悍将
- 石友三当汉奸被杀后，终日惶恐
- 曲线救国遭人恨
- 以当汉奸换来地盘、地位
- 日本投降，接受蒋委任

捕杀叛将石友三…………… (230)

- 与日伪早有勾结的集团军总司令
- 妄图独霸华北，千方百计拉高树勋下水
- 石友三：抗日，抗日，喊这玩意顶屁用
- 麻绳勒颈

第三编 伪满王国群丑图

黑衣宰相郑孝胥与伪满洲国…………… (240)

- 曾在大清豪门重臣李鸿章、张之洞、沈葆楨门下充当幕僚
- “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”的存在

- 与溥仪的关系高出了当年“荣禄与慈禧之间那种程度”
- 策划溥仪出逃东北
- 拥戴有“功”，任伪国务总理大臣
- 借题发挥惹恼太上皇遭撤职
- 丢官破财，1938年3月28日病死长春

“要啥给啥”的傀儡班头张景惠…………… (246)

- 1935年5月19日，取代“建国老臣”郑孝胥，当上“国务总理大臣”
- 关东军许诺他终身稳坐“满洲国”的第二把交椅
- 擅于得人和，是个“好好先生”
- 做官秘诀：要啥给啥
- 号召“勒紧裤带”，饿死百姓无数
- “满洲人苦力有的是，要多少，有多少，你们不要顾虑……”
- 口口声声称日本为“亲邦”，不惜出卖祖宗

“满洲国产婆”赵欣伯…………… (252)

- 舞台上的秋瑾和茶花女
- 与著名歌妓雅仙女士幽会
- 王碧琬救本庄繁、土肥原学习汉语
- 张作霖给了他一个法律顾问的差事
- 出任伪奉天市长
- 诱降臧式毅
- 边业银行理事长之死
- 登上伪立法院长的宝座
- 尾声——轰动日本的赵氏产权案

伪满“将军”吉兴…………… (284)

- 深于谋算，善于逢迎，官职扶摇直上
- 充当汉奸，唯日本人命令是从
- 围剿抗日联军达 85 次之多
- 献计效忠，拜见日皇
- 护“驾”巡视，升任侍从武官长
- 末日中的伪尚书府大臣
- 病死抚顺战犯管理所

伪警察总监修长余…………… (293)

- 对照洽、孙其昌很恭维，对谢介石、张燕卿一类新贵人
物也极力周旋
- 认为中国人的前途只有寄托在外国人的身上
- 警察总监也不过只是个虚名，一切日本人说了算
- 伪首都警察厅两件不体面的事
- 以受贿罪名被扣，百思不得其解
- 在当时有谁敢说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呢？

战犯管理所的大汉奸们…………… (299)

- 溥仪：黄缎子瓜皮帽·婉蓉·青丝·谭玉龄
- 张景惠：伪国务总理大臣的金器、罐头和他的儿孙
- 臧式毅：伪参议府议长手捧着一张看不够的照片
- 甘珠尔扎布：中将司令官在一对绣花枕套面前沉思
- 徐良儒：再有想不通的时候把你齐胸口的胡子梳梳吧
- 张焕相的小黄包里藏着一块抹布、几张报纸
- “御医”黄子正仍跪在“末代皇帝”面前修脚
- 绣花荷包·“临时太太”，战犯心灵中的顽症

汪伪幽庭三奸象

汪精卫秘密逃离重庆

黄鹤逸

- 汪精卫：一定要等我到了河内，日本政府才能发表支持我的声明
- 曾仲鸣：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
- 戴笠：岂敢，岂敢在太岁头上动土
- 孔祥熙：日本作梦也想主宰亚洲
- 蒋介石：日本越打越威风哩
- 陈璧君：是不是老蒋派他监视我们来了
- 周至柔：你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

时令接近大雪，一股股西北风吹着唢哨，从湍急的嘉陵江刮过来，使夜间和清晨的气温降到了摄氏一度。

坐落在重庆上清寺的汪精卫官邸，距离嘉陵江不过2华里。这里，风的唢哨似乎更加响亮，天气也似乎更加寒冷。警卫排的卫士们，在主人赏给的两块大洋驱使下，从昨天夜里开始，冒着黑夜的严寒，分别在官邸四周的围墙根、半里远、一里远的地方，穿梭似的巡逻来巡逻去，使这座四合院的建筑物，增添了神秘而紧张的气氛。

凌晨4点20分，汪精卫和陈璧君就悄悄起床了。

汪精卫由于心绪不宁，一夜没有睡好，用手帕捂在嘴上，连打着哈欠。他默默地走到挂历前，将1938年12月7日那页挂历纸撕下来，仿佛要把昨天的紧张和烦恼一古脑儿抛弃似的，使劲把挂历页搓成一团，狠狠地丢进废纸篓里。但是，新的一天并没有给他带来轻松和愉快。焦急和忧虑，几乎占据了整个心田。

尽管卧室外有近8尺宽的空地，又有围墙，围墙外百步远才是小街道；尽管黑色丝绒窗帘已将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，但陈璧君还是在窗帘边缘上钉了几颗图钉，自信没有一丝电灯光亮透露出去，才放下心来。

“你先去把春圃喊醒起来，再去喊醒孩子们。”汪精卫低声对妻子说。

“我已经起床来等了好一阵了，六姑爷！”陈春圃那沙哑的声音从房门外传进来，“看到你们昨夜睡得很晚，不忍心喊醒你们。”

陈春圃准备与汪精卫一道逃离重庆，一星期前就把妻子儿女打发去香港了，从此他就住在汪精卫家里。陈璧君打开房门让陈春圃进来，然后依次到二儿子汪文愷、小女儿汪文恂和朱培德的儿子朱维亮的睡房轻轻敲门去了。

“坐，坐。”汪精卫招呼内侄坐下，然后把一张藤椅搬到他面前，自己坐下。“你今天把三个弟妹送到昆明，明天再送他们去香港，请《华南日报》主编林柏生先生帮忙，安排他们上学。此事在1个月前，我已经与林先生商量好了。”

陈春圃说：“我一定负责到底，请六姑爷放心。”

汪精卫手指桌子上一口精制的深褐色小皮箱，说道：“这里面装着300两黄金，你把它交给林先生，请他帮我存在金城银行香港分行。”他见陈春圃面有难色，鼓励说：“有赴香港的护照，有中央银行给我签署的证据，你身上还有左轮手枪，保险很安全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陈春圃把沉甸甸的皮箱捏在手里，试了试重量，又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，“六姑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汪精卫说：“你到了昆明，马上去找周佛海先生，他住在金城银行昆明分行楼上。你告诉他，我按原计划在10日离开重庆去昆明，然后要他与我一道去河内。请周先生秘密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先生，再由高先生秘密电告日本首相，一定要等我到了河内，日本政府才能发表支持我的声明。”他停了停又说，“万一有变化，我会给佛海拍电报。”

陈春圃说：“老蒋夫妇与何应钦都远在广西，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”汪精卫一副祈祷的表情。

陈春圃问：“下次与您在哪里见面？”

“河内朱培德先生家。”汪精卫看看手表，“4点45分了，你去把司机老王喊起来，开车送你们去飞机场。”

陈璧君领着汪文愷、汪文恂和朱维亮进来了。女孩子13岁，两个男孩子都是15岁。他们都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，是昨天晚上，由陈璧君的胞妹陈淑君把他们接回家的。孩子们听陈璧君说重庆即将沦陷，送他们去繁华而安全的香港读书，一个个喜笑颜开。

陈璧君给孩子们每人一把钥匙，指着搁在两条长凳上的三个棕色小皮箱，说道：“皮箱上有号码，一号是维亮的，二号是文愷的，三号是文恂的。你们的衣服、书籍、文具都放在各人的皮箱里。到了香港，由林伯母照顾你们。今年春节，林伯母来我家住了1个多月，你们都认识她，都要听林伯母的话，不要调皮，好好念书。”

汪文恂拉着母亲的一角衣襟，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妈妈！你说你和爸爸过两天也去香港，真的吗？”

陈璧君因骨肉分离和亡命异国，引起一阵伤感，鼻孔发酸，眼眶发红。她轻轻抚摩着女儿的头发，哄道：“是真的。”

文恂更高兴了，一把拉着父亲的右手，问道：“爸爸！坐飞机好玩吗？”

“好玩，好玩。”汪精卫见司机王庚余走进来，说道：“好！请

王叔叔开车送你们去飞机场。”

汽车不鸣喇叭，偷偷地驶出官邸，直奔重庆珊瑚坝机场。这时，天空连朦朦亮也没有，整个重庆还沉浸在睡梦中。

早饭后，汪精卫把大儿子汪孟晋、未婚大女婿何文杰叫到身旁，吩咐道：“我们这个家，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。你们兄弟俩都大学毕业，又干了两年工作，应该有个清醒的头脑，有政治敏感，要随时随地，把所见所闻，与我们这次秘密离开重庆联系起来，认真地加以思考和分析，研究出切实可行的对策。”他见两个晚辈全神贯注地谛听着，心中涌起一股喜悦，“你们不是都有几个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是军统的骨干吗？这几天，你们要想方设法与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，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，掌握到戴笠是否奉老蒋的密令，派人对我进行监视。”他打开抽屉，拿出一包大洋，“你们每人拿30块，作为活动经费，让他们吃喝玩乐一番。不够，再回来拿。”

几乎在同一个时候，陈璧君与她的侄儿、汪精卫的生活秘书陈国琦，在另一间房子里秘密交谈。陈璧君说：“后天我们就要离开重庆，你分头向厨师潘陵、杂务工李阿六、司机王庚余，还有警卫排长，就是你六姑爷的随身卫士桂连轩，这人枪法百发百中，又勇敢不怕死，我们少不了他。你分别与他们谈谈，就说日军很快会进攻重庆，我们一家准备暂时去香港住一个短时期。如果都愿意跟我们离开重庆，决不会亏待他们。但是，要千叮咛万嘱咐他们，绝对保守秘密。”

陈国琦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六姑母！我的意见不宜过急。他们的家属不在重庆，没有什么牵挂，也不需准备什么；我们10日上午离开重庆，9日晚上跟他们谈也不迟。谈早了，夜长梦多，难免走漏消息。”

“有道理，就按你的意见办。”陈璧君把一包大洋递给侄儿，“你把这60块大洋交给交通部长彭学沛先生，请他预购7张10日去昆明的飞机票，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从人员去云南视察。”

陈国琦刚走到官邸院内的小花园，一辆吉普车开进来，车前的号码告诉他，是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、汪精卫的高级秘书曾仲鸣来了。

曾仲鸣知道陈国琦去预购飞机票，忙说：“慢点去，等我向汪主席汇报一个重要情况再说。走，与我一道去见汪主席。”

汪精卫正在担心曾仲鸣的家属是否已经安全离开重庆，一见曾仲鸣就问：“我们的画家带孩子走了没有？”

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是当时国内的名国画家。曾仲鸣说：“走了，半个钟头前走的。唉！老婆孩子是走了，但不知我自己能否安全离开重庆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汪精卫疑惑不解。

曾仲鸣说：“昨天晚上，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，突然带着两个随从‘拜访’我来了，而且一坐3个多钟头，直到晚上10点半才走。他一进屋，就要我和君璧陪他打麻将，后来又要君璧给他画了一幅山水画。他妈的！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”

汪精卫微微皱了下眉头，说：“嗯！值得警惕。”

“戴笠这种‘拜访’，是‘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不怀好意。’”陈璧君满腹忧虑，“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？”

“用不着大惊小怪。”汪精卫显得很镇静，“戴笠的行动给我们敲起了警钟，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。但是，也不必谨小慎微。只要老蒋在10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，姓戴的奈何不了我。”

“国民党领导的军统，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，你能容许？”陈璧君冲着丈夫发牢骚，“亏你这几天还是代理总裁！”

“璧君姐说得有理。”曾仲鸣在一旁敲着边鼓，“越怕这怕那，越引起人家怀疑。”

“好吧！我把代理总裁的权威拿出来！”汪精卫胸脯一挺，“仲鸣你去打电话，先通知戴笠汇报军统近来的活动，再通知孔祥熙汇报前方战事情况。”

“好！痛快！”曾仲鸣说，“不过，汇报的地点最好在中央党部。”

“不！”汪精卫果断地说，“我就是要把他们叫到我家里来，看他们还怀疑不怀疑我！”

上午9点，戴笠乘一辆吉普来到汪精卫官邸。身着黄色呢料军装的戴笠，举手给汪精卫行了个军礼。他知道汪精卫忌讳一个“副”字，没有喊“汪副总裁”，而以中央政治会议的正职称呼，喊了声“汪主席好！”

汪精卫站起身来与戴笠握手，面带勉强的微笑，招呼戴笠坐在他身旁的皮沙发上。戴笠说道：“我正在找军统重庆特区区长姜绍谟汇报工作，接到曾仲鸣先生的电话，说汪主席找我，把汇报工作放下，马上赶来了。”

“委座外出视察之后，我成天忙于处理党务，忙于解决前方各战区的问题，对军统的工作没有过问。不是我不重视，实在忙不过来呢！”汪精卫边说边注视戴笠的表情，“现在请你来，想听听军统近来的活动情况。”

“好，好！我向汪主席汇报。”戴笠毫无准备，一时不知从何说起，就东扯一句，西拉一句，说了说军统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况。汪精卫认为这是戴笠看不起他，联想起往日戴笠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种种蔑视行为，一下子怒火填胸，非狠狠地教训他不可，他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在我们政府首脑机关里，有人私通共产党，你们侦察到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”戴笠心里一怔，“是谁？”

汪精卫说：“要你答复我！”

戴笠说：“我们没有侦察到，这是我的严重失职！”

汪精卫突然提高嗓子，叫道：“你给我把私通共产党的陈璧君抓起来！”

戴笠又是一怔，张口结舌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“不要以为陈璧君是我的妻子，碍于情面。”汪精卫手在桌子上拍一巴掌，“我命令你！快去把她抓起来！”

戴笠知道是汪精卫在借题发作，赶忙站起身来，低头立正，说